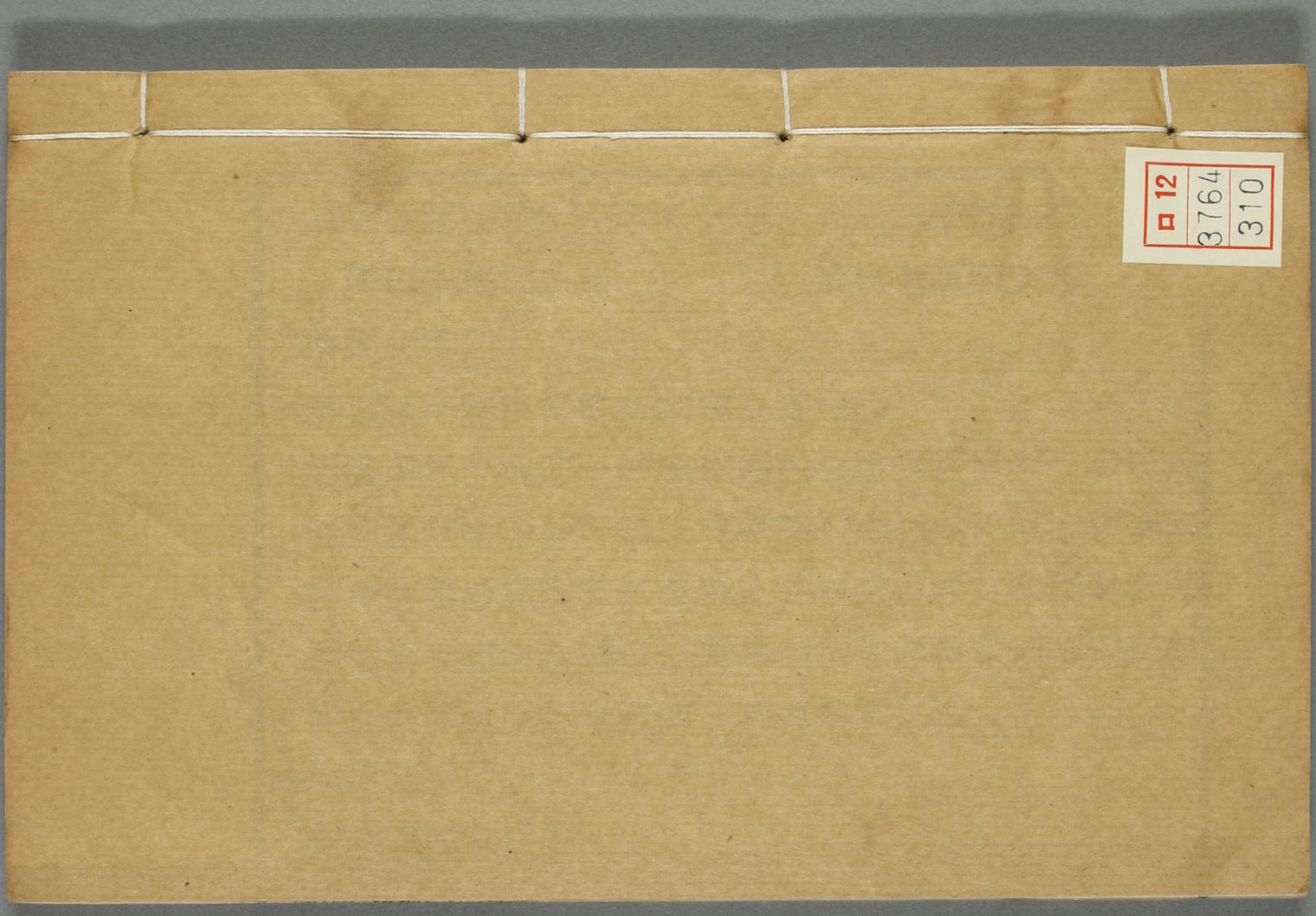

□ 12
3764
310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六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左傳二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宣元年

集解曰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先受魯賂許爲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爲植二年

集解曰植將主也

91-343

樴謹按植當讀爲職職主也爲職卽爲主故杜以將主釋之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凡從戠從直之字古每相通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儀禮鄉射禮記鷰脯用邊五臟鄭注曰今文臟或作植考工記弓人注曰樴脂膏膚敗之膚竝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鬚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樴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禮記中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思皆聲之助是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之詞卽以爲韻三百篇中亦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卽將助句之宇以當聲韻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乎與都葢亦韻也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集解曰爲置用邑以爲公族大夫樴謹按杜不解爲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爲猶與也爲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其證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爲臧紇田義與此同

使疾其民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爲民所疾樴謹按爲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猶言病

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吾不幸有疾韋昭注曰疾病也易彖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

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樾謹按襄八年鄭有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爲楚大夫葢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爲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

左氏何爲橫發此傳乎

晉胥克有蠱疾 八年

集解曰惑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爲痼痼久病也說文作痞從疒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用痞疾之爲蠱疾猶故事之爲蠱事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癈疾與此傳胥克有痞疾文正相同因假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

漢書賈誼傳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假借不必本字也

卜臨於大宮 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檇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嚭人凡王弔臨鄭注曰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隱元年傳改葬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皆謂之臨矣此傳卜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卽于義不通矣

者昧也

集解曰者致也致討于昧

檇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宜反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耆老之耆耆養也此引詩遵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釋詩養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猶艾也爾雅釋詁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耆亦得爲養矣雖經典無徵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晦卽其塙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飾也

檇謹按兩之訓飾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楄於義更遠

阮氏校勘記曰北宋本葉鈔本盧文弨本作揜揜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有揜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尚無揜字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字兩者兩兩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使兩驂兩服不至儳互不齊亦示閒暇之意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竝訓爲飾遂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揜字而以楯字爲之玉篇楯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楯字爲正失之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於從矢於所以指摩也矢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假字族屬聲近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而今相承作屬說經者不達字之本義因失其解成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諱豈其然乎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樾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葢已疑之梁簡文勸醫論曰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氏所說出乎藥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傅于蕭尚未知必克與否何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殊不可通叔展此問葢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麥麴不載於本草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麴之功主

於消食芎藭之用主於去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風自外受喻外患也問有麥麴者問消弭內亂之方也問有山鞠窮者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之强寇壓境內之姦民生心雖楚或未能卽克而蕭亦必將自潰矣故又問曰河魚腹疾柰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泥水中故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溼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矣無社之逃于智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爲必使之逃泥水中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羊傳曰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猶若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叔展旣知蕭之將潰因問蕭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曰河魚腹疾柰何無社因曰目於智

井而拯之乃始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十七年

樾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爲當然之當昭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竝以如爲當之證此傳又以若爲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卽不得其解矣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十八年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戕鄫子于鄫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二年

集解曰衞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卬須我友儀禮士昏禮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竝曰須待也子不少須者子不少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欲戰既敗之後又懼而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之邲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故不敗杜解曰以其所將者爲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以所將之卒爲殿故曰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覆

命及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肯爲殿矣故又曰子以衆退也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樾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而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訓謟欺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也國語晉語曰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覩六年

集解曰惡疾疢覩成也

樾謹按杜蓋讀覩爲構詩四月篇我日構禍毛傳曰覩成也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箋

曰構合也此傳覩字當從鄭義爲長又按杜解惡字爲疾疢於義未得下文曰有汾滄以流其惡杜曰惡垢穢然則此所謂惡亦垢穢也蓋謂卿瑕氏土薄水淺故其垢穢不流易於積聚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滄以流之也下文流其惡與此文其惡易覩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十三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樾謹按此方論成子之不敬無取言中和之氣中者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

法法篇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竝與此傳之義相近下文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猶正也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郭璞注竝曰定正也民之生本無不正所謂人生而靜也及感於物而動則不定矣不定即不正矣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之也若訓中爲中和之氣則全失其義矣

穆爲不弔

集解曰不見弔傷

樾謹按不弔猶不祥也下文曰君又不祥杜解曰祥善也此曰穆爲不弔弔亦善也書粢誓篇無敢不弔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鄭注鄭箋竝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家語終記篇昊天

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說弔字甚詳而未及此故具說之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十六年

樾謹按范文子欲反則眞逃楚矣何僞之有僞當作爲古僞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爲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猶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猶言如見王也古書以爲字代如字者甚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爲字之義

又增人旁耳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集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釋文曰從徐子容反或如字

樾謹按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辭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何必不由故道歸乎王氏念孫曰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徒衆之不反者多故云不復徒說見經義述聞然不復徒之語亦爲不辭從疑役字之誤復者反也周易蹇卦傳曰復反也復反義通故亦得通用儀禮特牲饋食禮皆復外位鄭注曰今文復爲反是也不復役卽不反役襄三

年傳曰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定十年傳曰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是古人謂師還爲反役此云復役義亦同耳邲之戰師徒撓敗故謂之不復役猶上文言不振旅也役從相似因而致誤耳

請攝飲焉

集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樾謹按攝之言代也周官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注曰代行其祭祀又禮記明堂位注周公攝王位正義曰攝代也請攝飲者請使人代已往飲子重也下文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搞從者使某攝飲則因不得親往而使人代往其義甚明杜訓攝爲持未得其義

宋齊衞皆失軍

集解曰將主與軍相失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樾謹按如杜解則直曰師潰可矣何以謂之失軍乎如服解則又增出糧字疑皆非傳義也軍者謂營壘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字林曰軍圜也包車爲軍是軍字本義車在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傳文軍字如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之類其本義也如郤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桓六年傳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者毀其營壘也若是三軍之人豈可言毀乎此傳言失軍者亦謂失其營壘也服杜二解皆失之宣十二年傳曰君盍築武軍杜解曰築軍營以章武功襄二十三年傳

張武軍於熒庭解曰張武軍謂築壘壁斯得之矣襄二十七年傳以藩爲軍昭十三年傳乃藩爲軍可見軍字之義

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十八年

集解曰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樾謹按下文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道與順同義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順之爲道是也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道卽順也此傳曰言道也猶曰言順也杜解未得其旨

使臣斯司馬 襄三年

集解曰斯此也

樾謹按使臣此司馬甚爲不辭斯疑廁字之誤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李善注引蒼頡注曰廁次也是其義

也哀二年杜解去斯役釋文曰斯本作廝廝與廁相似廁誤作廝因改爲斯矣國語晉語曰使臣狃中軍之司馬狃亦廁也廣雅釋詁曰粗廁也粗狃義通說詳國語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四年

集解曰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樾謹按人子事親以送死爲終事君母之喪不成則君於事親之道不終故曰不終君謂不終君之事也杜解爲不終事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之道則是不終臣之事矣君喪不成方可以此責之君母之喪不成不得以此責之也

我心局局五年

集解曰局局明察貌

樾謹按杜蓋讀局爲炯文選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曹注曰炯明也然以局局爲明察則與下文講事不令集人來定義不相蒙殆非也局局猶耿耿也詩柏舟篇耿耿不寐傳曰耿耿猶儆儆也廣雅釋訓耿耿警警不安也此詩之旨言我心耿耿然不敢自安故思聚致賢人以定之也作局者假字耳說文耳部耿從耳炯省聲故耿與炯古通用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李善注引楚辭彼堯舜之耿介而曰耿與炯同是也杜知局可通作炯而不知炯可通作耿故未得其解矣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樾謹按瘧疾無致死之理以是赴于諸侯不且欲蓋而彌彰

乎疑古本止作虐疾尙書金縢篇遘厲虐疾枚氏傳曰虐暴也虐疾猶言暴疾弒之而以暴疾赴於情事爲近

職競作羅八年

集解曰言既卜且謀多則羅網之難無成功

樾謹按杜解羅字文義迂迴殆非也羅當讀爲羅爾雅釋詁羅憂也詩兔爰篇逢此百羅斯干篇無父母詒罹小弁篇我獨于罹傳箋竝曰罹憂也職競作罹者職競作憂也說文無罹字蓋古字止以羅爲之今毛詩皆作罹而此傳引逸詩作羅班孟堅謂左傳多古字古言於此可見

鄙我是欲

集解曰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

樾謹按傳言是欲不言欲與成杜解非也欲猶好也凡可欲者卽可好故曰耆好亦曰耆欲曰好惡亦曰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欲與好義通鄙我是欲猶言鄙我是好蓋謂晉親我而我不與之成楚鄙我而我反與之好也

悉索敝賦

樾謹按悉盡敝賦甚爲不辭杜解非也二年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杜曰索簡擇好者是索有簡擇之義悉索敝賦謂盡國中之車徒而簡擇之也蓋索之言蒐索也白虎通田獵篇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曰蒐

索也然則索亦猶蒐也昭十一年公羊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此卽悉索敝賦之謂矣

巡丈城 九年

集解曰巡行也丈度也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

樾謹按國有大災巡視城垣固其所也然豈必丈而度之乎方倉卒之時又豈暇執尺以度城之高卑乎且上文曰繕守備表揭具緼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下文曰繕守備表火道諸句皆以下二字相連爲義而此句巡丈城乃以上二字相連爲義與上下文不一律矣竊疑丈爲誤字據阮氏校勘記丈字有作文者然文字亦無義今按丈當作女巡女城者巡視城堞也說文土部壍城上女垣也㠯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此傳言女城卽女牆女垣之異名本所以睥睨非常故使人巡視之也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昭十八年

集解曰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樾謹按傳言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因災而知天道非因天道而逆知將災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也猶言聖人之於吉凶禍福蓋雖聖人不可如何故曰命也晉侯所謂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者疑

宋國相傳謂國有火災必主禍敗故士弱對曰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觀始之一字則因災而知天道明矣下文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矣自此年宋災之後宋國無大禍敗則在道之言信矣杜氏誤解此句故於上文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云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殊非傳意所謂爲司城以爲政者言以司城之官而執國政也宋六卿之次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是司城班在弟五宋以子罕之賢特使爲政故傳言爲司城以爲政豈徒爲備火之政乎哀七年傳曰使爲司城以聽政與此傳同義足徵杜注之非矣

棄位而姣

集解曰姣淫之別名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攇謹按說文女部姣好也孟子告子篇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荀子非相篇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韓詩外傳曰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顛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姣冶嫺都漢書東方朔傳曰左右言其姣好古書姣字竝美好之義而杜乃以爲淫之別名正義又以俗語證之陋矣然如服子愼之說實亦未安姣當讀爲佼方言曰逞曉佼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

洛韓魏之間曰皆東齊海岱之間曰恔自關而西曰快然則恔與逞同義棄位而恔與僖二十三年傳淫刑以逞成十六年傳疲民以逞文義相近言棄位而自快其意也穆姜齊女習於齊之方言故曰恔耳

而以偪陽光啟寡君 十年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樾謹按昭二十八年傳曰光有天下杜解曰光大也然則光啟者猶言大啟也國語鄭語必光啟土韋昭注曰光大也得其義矣正義失之

先王先公 十一年

集解曰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

始封君

樾謹按下文更言七姓十二國之祖則此當泛言周之先王先公杜解非是

七姓十二國之祖

集解曰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正義曰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

樾謹按傳言十二國知鄭猶未與盟也是時鄭雖行成而猶未受盟故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若鄭亦同盟則不應爲是言矣至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於是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正以鄭未與盟故特與之盟也傳文本不誤亦不必曲爲之說據二十二年傳寡君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然則此時歌鐘鎛磬之屬尙未入晉其尙未受盟可知說者泥同盟之文謂鄭亦與焉未必然也

鬲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十四年

集解曰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

檄謹按攝非攝整之言佐也助也言北宮括於此役有佐助之功也詩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此詩杜解曰攝佐也卽用毛義白帖三十四引此詩而曰攝助也助與佐義同是攝有佐助之義古訓然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與此傳攝字義可互明杜於彼傳訓攝爲持亦未得也

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檄謹按杜氏不解悼字則讀如本字矣然悼棄連文甚爲無義悼當讀爲卓史記魯周公世家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集解引徐廣曰卓一作悼是悼與卓古字通也卓之本義爲高說文匕部卓高也高則必遠故或訓爲高遠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注曰卓高遠也亦或徑訓爲遠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王逸注曰卓遠也說文走部趠遠也趠遠皆卓之後出字遠卽高之引申義耳卓棄之者遠棄之也上文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它竟杜解曰越遠也故此答之曰寡君不以卽刑而卓棄之卓亦遠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十四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

樾謹按傳文若是王室之不壞則下句當云緊伯舅之功今乃云緊伯舅是賴疑當從服本作懷然子慎訓懷爲柔而云不懷柔諸侯於義未得詩雄雉篇我之懷矣楊之水篇懷哉鄭箋竝曰懷安也王室之不懷猶云王室之不安也王室不安惟伯舅能安之故曰緊伯舅是賴也

改服修官 十六年

集解曰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

樾謹按上文已歷敘羊舌肸爲傅云云此何以又云修官且修官與改服事亦不倫杜解殆非也官與館古字通周易隨

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翟才本作館葢官字從宀實爲館舍之本字從食作館乃後出字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修官即修館也晉侯將烝于曲沃又順河東下會于溴梁故所在館舍先爲修理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十八年

集解曰斥候也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曰斥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師古注曰斥開廣也禮記王制正義曰斥大謂開斥廣大此傳斥山澤之險正斥大之義言凡山澤險阻之地皆開斥之使容車徒也杜訓爲候未得其旨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集解曰脫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詩緜篇
樾謹按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詩緜篇
混夷駾矣毛公訓駾爲突駾從兌聲故或卽以兌爲之孟子
梁惠王篇注引詩作昆夷兌矣是也脫亦從兌得聲故得與
駾通乃脫歸者乃突歸也廣雅釋詁曰突猝也猝然而歸則
有輕速之意故太子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也國語晉語脫
會秦伯於王城義亦與此同

先吳壽夢之鼎十九年

集解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樾謹按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
安得先之其說是也至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則亦未得

夫郜鼎不稱先郜紀鬳不稱先紀吳鼎何必言先吳邾先疑
无字之誤无讀爲暨暨暨及也猶言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及
吳壽夢之鼎也暨從既聲既從无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
无爲之所謂左傳多古字古言者此也无先形似學者多見
先匙見无因誤爲先矣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十九年
樾謹按士子孔亦相親者謂因其母之故而亦親於宋子也
既親於宋子則其親於子然子孔不待言矣此所以三室如
一也唐石經作二子孔亦相親也則但是士子孔與司徒孔
相親而子然不與矣何以云三室如一乎二字乃士字之誤
阮氏校勘記反謂作二者不誤恐後學疑惑故詳辨之

軌度其信二十一年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迂迴難明且不成義殆非也軌當讀爲究軌字從九得聲古音卽如九究亦從九得聲故軌究音同得相假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此以究度連文卽其義也究度其信者言必究度之使信而合義也上云洗濯其心此云究度其信洗濯二字同義究度二字亦同義學者不知軌爲究之假字因失其解矣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鳩亦究之假字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假軌爲究猶彼假鳩爲究也

生在敬戒二十二年

樾謹按此敬字與上文敬其事君敬字不同敬其之敬乃本字也敬戒之敬當讀爲儆說文人部儆戒也儆戒一義故下文君子但曰知戒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二十三年

集解曰肆放也正義曰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

樾謹按杜訓肆爲放未詳其義若從正義之說則當爲肆眚之肆然襄九年肆眚圍鄭杜解曰肆緩也此傳訓放與彼義殊正義所說未必有當杜意也今按肆者長也詩崧高篇其風肆好毛傳曰肆長也不可肆卽不可長言慶氏不義不可

長也故下文卽引書惟命不于常以證之肆字古作肄在說文長部然則訓肆爲長正合字之本義杜解既不了正義以宏其誅滅足成之殆非傳意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集解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服虔以東陽爲魯邑謬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

樾謹按魯語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

以從軍吏次於雒兪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拘止晏萊焉服氏

以東陽爲魯邑蓋據此正義既斥其謬而又曰東陽之師謂

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則仍無以易服氏之舊說矣今按晉

東陽之師雖或遼闊然所謂東陽之師者必非盡大行山以

東之師而悉起之也趙勝卽邯鄲午之父見定十三年正義

外傳謂之邯鄲勝蓋父子世守邯鄲者邯鄲今屬廣平府東

陽必與邯鄲相近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謂今冀州爲晉之

東陽地是也至叔孫豹之師尚在雍榆杜謂汲郡朝歌縣東

有雍城其地在今衞輝府濬縣相去甚遠安得謂東陽之師

卽叔孫豹所帥者乎正義此說仍未免爲服氏所惑也然則

外傳所載子服惠伯之言豈其飾無爲有以欺大國邪曰雒

檢去朝歌甚近是役也齊取朝歌而不能守未必非叔孫一軍之力於是趙勝得以追擊之而獲晏氂其後魯人居以爲功晉亦不能斥爲誣也若必執國語以說左傳失之矣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集解曰父寵之則可富

樾謹按富與福古通用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其證也富倍季氏與下句禍倍下民相對正承上文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而言杜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其下云故公鉏氏富此則當讀如本字閔子馬所謂福者非止以富言也富固福也得爲公右宰亦福也悼子雖得立而竟早死雖謂之無福可矣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二十五年

集解曰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樾謹按杜說不了由未得其句讀故也此當以公曰不絕句公曰不猶孟子曰否乃甚不然之辭不與否古字通也爲崔子豈患無冠吾以其冠賜人於崔子無損也說文丶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孟子曰否及此傳公曰不疑皆否之假字今世俗猶有此言

公踰牆又射之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樾謹按上無射公之文則此不得言又又當讀爲有石鼓文滿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竝以又爲有古字通也因不知射者主名故但曰有射之定八年傳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卽其例也有與或聲近而義通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盌庡禮記祭義篇曰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曰曰夫旣或治之鄭注趙注竝曰或有也故又字亦與或通禮記檀弓篇曰或敢有他志國語晉語作又何敢有他志哀元年左傳曰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竝其證也然則又射之猶云或射之不通古人之言而泥乎其文斯難得其解矣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郚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

集解曰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樾謹按杜謂此傳當繼前年之末非也此傳實當在下文二十六年之上盖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爲一篇故文十一年傳卽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卽云楚子伐麇歸十二年傳卽云楚子伐鄭如此之類竝當合下文爲一不當綴諸前年之末莊十九年傳曰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但言禦之納之不言所禦何師所納何人盖左氏原文自初楚武王克權至巴人因之以伐楚此數十字皆在十九年春之上自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重耳敢不拜

此數百字皆在二十四年春之上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惠公元妃孟子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五十八字本在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即無經文橫隔其閒豈不連屬爲一即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縣卷首無所繫屬因以爲傳寫跳此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欒范易行以誘之

集解曰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

樾謹按傳言誘之則韋氏示弱之說信矣惟簡易之義終有未安易當讀爲陁方言及廣雅釋詁竝曰陁壞也字亦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然則弛行以誘之者毀行以誘之也猶桓六年傳曰王毀軍而納少師也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也易之通作陁猶易之通作施也王氏引之謂魯語弛孟文子之宅與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同弛者易也說見經義述聞然則外傳弛宅當爲易宅此傳易行當爲弛行竝古文假字而學者泥本字以求之則胥失之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集解曰以舉材能比叔向

樾謹按周易比彖傳曰比輔也詩杕杜篇胡不比焉國語晉語足以比成事鄭箋韋注竝曰比輔也爾雅釋詁曰比輔也傅與輔同然則以比叔向者以輔叔向也杜解失之

能歆神人二十七年

集解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樾謹按國語周語曰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欣欣喜服也然則能歆神人謂神人皆喜之也周語曰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其義也一歆字兼神人而言杜解未得其旨

季蘭尸之敬也二十八年

集解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正義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樾謹按蘭雖人所服媚然女不必皆服蘭且服蘭之女豈可即謂之蘭乎杜解非也蘭疑孌之假字孌從絲聲蘭從闌聲二聲相近說文門部闢妄入宮掖也從門絲聲讀若闌漢書成帝紀闢入尚方掖門即以闌爲之然則蘭之通作孌猶闌之通作闢也詩車舝篇思孌季女逝兮傳曰孌美貌此傳所謂季孌即詩所謂思孌季女言年少而美好也

請觀於周樂二十九年

樾謹按儀禮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鄭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然則古

禮於所聘之國本有請觀之事故季札因而請觀周樂耳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集解曰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樾謹按美哉之下不著一字而遽云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文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爲一句美哉其細蓋美其細也說文糸部細微也荀子解蔽篇楊注曰微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于煩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杜解未得其旨詩正義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樾謹按此文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以下共十四句每二句相對成義直與曲對邇與遠對遷與復對哀與樂對施與取對處與行對獨此二句用與廣不對用疑困字之誤困而不匱廣而不宣語意一律困者窮乏之名廣者博大之號正相對也

辯而不德

集解曰辯猶爭也

樾謹按杜氏不解德字史記注引服虔曰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其說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爭乎德當讀爲直德字古文作悳本從直聲故卽與直通周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猶置之通作德也爭辯而不直故宜加於刑戮矣

其君弱植三十年

正義曰周禮謂草本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當云其君弱不植於文方明不得云其

君弱植蓋弱植連文乃古語也植當讀爲脂膏膞敗之膞考

工記弓人注曰檕脂膏膞敗之膞是也字本作殖說文肉部

殖脂膏久殖也亦或作膞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

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膞猶土之黏者

謂之埴矣考工記搏埴之工二司農曰埴書或作植此假植

爲膞與彼假植爲埴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樹立則弱植

二字義不相屬矣

上下有服

集解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樾謹按經傳服字半皆艮字之假借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

從卩卩事之制也凡服事字降服字竝當作艮而經傳皆以

服爲之服行而艮廢矣鄭石制字子服見宣十二年傳此卽

假服爲艮之明證艮從卩故亦有節制之義名制字艮正相

應也上下有艮猶云上下有制與上句都鄙有章一律杜不

知服爲艮之假字而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樂成

篇曰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也疑高氏原文本曰服法也

蓋服爲制故亦爲法後人不知其義妄增服字耳說詳呂氏

春秋

寇盜充斥三十一年

集解曰充滿斥見言其多

樾謹按充斥連文其義一也淮南子說山篇近之則鐘音充高誘注曰充大也呂氏春秋必已篇禍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猶大是充之義爲大也文選魏都賦墳衍斥斥李善引蒼頡曰斥大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廣與大同是斥之義亦爲大也凡有大義者皆有眾多之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其例也說文多部姪大也從多至聲其義爲大而其字從多可知其義之通矣玉篇多部姼多也大也大部奓大也多也皆多大義通之證充斥竝訓大故亦竝訓多寇盜充斥言寇盜之多也杜訓斥爲見義反不倫矣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樾謹按其字當從古本作以其義當從定本作似周易明夷彖辭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苟向本作似即其例也就字義而言以即似字古似字作佁亦或移人旁於右作臼眞書變作以而借爲㠯字行之既久莫知其即佁字也於是又加人旁於左作似字此尤俚俗之甚者服氏所據本作令尹以君矣正左氏之舊乃不知以字之即似字叠六書之學自漢已失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七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集解曰污勞事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勞事耳故以污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污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辱污也污爲辱故亦爲勞禮記檀弓篇鄭注曰勤勞辱之事也是勞辱同義成九年傳大夫勤辱勤辱猶勤勞也污者辱事卽爲勞事正義所說未達古訓

弗去懼選

集解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樾謹按懼數其罪則曰懼罪足矣乃曰懼選於文不明杜解殆非也選當讀爲篡說文厶部並而奪取曰篡古人之言上下不嫌同辭以臣奪取於君謂之篡以君奪取於臣亦謂之篡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對司馬侯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是鍼以車多故出奔其母所謂弗去懼選者言弗去則必爲景公所篡取故欲使適它國以保其所有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鍼母此言正秦之方言也作選者假字耳選從巽聲篡從算聲二聲相近故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算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選亦篡之假字謂其自篡取之也說詳國語

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篡眛之業

樾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爲剿方言曰剿續也秦晉繩索

謂之剿廣雅釋詁亦曰剿續也能剿其官者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剿字蓋古字止作業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樾謹按省當讀爲眚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是省與眚通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眚猶可眚之言疾眚也楚語曰夫誰無疾眚是也四姬有疾眚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申說之徒爲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樾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爲中男爲月離爲中女爲日此所以女爲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塡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常隨男爲說失之矣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樾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桓五年傳閉蟄而烝杜解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月此傳十二月不誤也

疑甲辰朔三字當在傳首十二月之下左氏原文葢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傳寫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温之上而文不可通矣又按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衰字子餘不字孟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然則此文亦必有誤今按孟者地名尚書泰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城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而成十一年傳曰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止言温不言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温者也是時温屬趙氏則孟亦必屬趙氏矣且温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孟屬趙氏從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氏原文葢曰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温餘子者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者也趙孟葢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温烝祭故曰將會孟餘子烝于温因甲辰朔三字誤移在烝于温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晦雖服子愼不得其解矣

年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三年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十六年櫜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葢數婁聲考說文從婁得聲之字走部遱連遱也言部謱謰謱也水部漊雨漊漊也竝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

適者言視適夫人之喪更爲煩密也杜解爲禮數之數失之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元校勘記曰涪熙本溢誤益
樾謹按作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曰滋
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文義一律襄二
十六年傳而視之尤服注曰尤甚也益尤猶言滋甚耳當從
涪熙本作益爲正

二惠競爽

集解曰競彊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物論篇
有競有爭郭注曰竝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義爲明淮南說

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則爽亦猶盛也競爽猶
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猛與盛義相近杜解以競爽二
字平列未得其義哀十六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此言競爽彼言爭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絕句
失之辨見王氏經義述聞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五年

正義曰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
也

樾謹按臧之爲善是矣其說施字於義未盡施猶陁也方言
及廣雅釋詁竝曰陁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
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毀中軍于施氏正取弛毀之

義施弛古字通 周官遂人與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爲弛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樾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然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死者自西門正取西爲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之叔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之魯國使爲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貶損叔孫不依舊典故借此爲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爲鮮夫帶乃豎牛之黨豈冝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非正門然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樾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庫與十八年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大竝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爲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樾謹按重猶任也詩大明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重葢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

得相通誰其重此卽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爲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盛也盛與大義相近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成猶善也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又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卽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次故從劉氏以爲別有季夙然魯之仲孫卽爲孟孫何必晉之叔虎不爲季夙乎今以左傳爲定是時叔虎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人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舌氏三其

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志曰純四狐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玄冕盧注曰四當爲三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竝其證也昭十三年傳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誤爲四族彼傳三國誤爲四國其誤正同杜於彼傳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爲四則下文十家之數不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曲說也劉光伯不知考定傳文而漫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幷羊舌四族故爲十家夫韓須之於韓起猶楊石之於叔向也晉人既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楊石代之安得不數若不數韓須則亦當不數楊石矣劉氏所規豈可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爲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合無待辭費

日我先君其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曰曰謂往日也

櫬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矣日疑

自字之誤自我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矣日疑自字之誤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正義承誤本而爲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曰衞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

年傳曰衞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曰起請夫
環凡以曰言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
王矣則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曰言也阮氏校勘記曰淳熙本
纂圖本作曰則又曰之誤字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七年
集解曰跛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卽可說此傳良能之義蓋古
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縶足不良是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
本遂改能行爲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八年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樾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作可因
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太叔曰若可弔也卽承史趙之語而言
也太叔此言極爲微婉蓋平公承悼公之後席全盛之勢諸
侯賓服秦楚無釁安坐西陲偷焉自樂銅鞮始作虒祁繼成
而文襄之業隳三家之勢張矣晉之式微實基于此倘平公
早世晉人更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起而振之或尚可爲乎故
曰若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喪賀者
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大叔之意則以爲若
苟有咎諸侯轉可不叛也所謂微辭也倘如今本作若何弔

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之左氏又何必錄此諛辭以汚簡牘乎且其字將字皆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弔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廷其餘諸侯亦必麕至何必爲擬議之辭曰其曰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爲辭訟周官小司徒職曰聽其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衞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鄛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鄛田故而訟諸晉此因閻田故而辭於晉兩事正同杜訓爲責讓非古義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爲楚所相何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定本作其祖是其例也上文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近而義通陳爲顓頊之後故爲水之屬楚爲祝融之後故以火爲祖矣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告鮑文子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驅告鮑文子

樾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其將攻已矣及見文子之後使視二子皆將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不容已乃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知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

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愼

樾謹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上文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不愼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杜無解若是難不愼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子字起愼字止十一字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惜之字以下刓缺不能據以訂正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正義曰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樾謹按淮坻是韻無煩改讀爲濰誠如孔氏之說矣至坻爲

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篋之山爲證穆子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爲水中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誠若不倫今按坻乃阺之假字也說文自部阺秦謂陵阪曰阺有酒如淮有肉如阺與下文有酒如滹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滹皆以水言阺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也不以爲山名然則以坻爲山名固杜之失矣劉氏規正杜失而不知坻爲阺之假字則亦未爲得也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檇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庾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杜解曰黨潘尪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杜解曰傅摯申鮮虞之子晉古人以父名子自有此例庾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庾過自因爲獻太子傅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庾皮之子乎釋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潘尪之子黨于襄二十三年曰本作申鮮虞之子傅摯蓋皆後人所加而杜氏所據本尚未衍子字故名爲之解至此傳杜無解則已衍子字矣

淞乎攸乎

集解曰淞愁隘攸縣危之貌正義曰淞是淞隘故以淞爲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爲縣之貌也

檇謹按淞卽愁之假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淞者悲憂之狀也是淞與愁同義杜訓淞爲愁已得其解乃因其字是淞隘之淞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之矣至以攸爲縣危之

貌此臆說也攸卽悠之假字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卽其證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悠憂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

南劑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枚卜功臣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下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

總卜

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籌謂空下一籌而使筮臆說也枚雷之

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爲失之今按枚當讀爲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曰微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而使之筮故爲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尚書竊取其語而僞傳以爲歷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良一人何歷卜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卽所謂紕也說文糸部紕氏人繝也紕謂之復陶猶蛂謂之復陶說文虫部蝮復陶也劉歆說蝮蛂蜉子也古人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卽相通紕與蛂聲同廣雅釋詁曰紕緣也緣與蝮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于紕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紕罽爲獻後漢西南夷傳毋雟夷能作毾㲪毾卽紕也秦近西戎故宜有此襄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或亦主爲罽歟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隱九年傳不共王事僖四年傳王祭不共釋文竝曰其本作供文七年傳華禦事爲司寇釋文曰禦本作御是其證也以共禦王事者以供御王事也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共王禦事不當云以共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以形容連文爾雅釋詁刑法也廣雅釋詁容法也刑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

文土部型鑄器之法也金部鎔治器法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竝訓爲常刑與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力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義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三年

檮謹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於事方合此傳敘楚亂凡有二遷氏之族及遷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又其一也此當云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即子干也公子黑肱即子晳也公子棄疾即蔡公也觀從與朝吳同謀起事必不當漏至蔓成然自在息舟竝不在蔡安得與朝吳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解曰四族遷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然則蔓成然正四族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通矣故知此文蔓成然三字乃觀從之誤所宜訂正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樾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爲劊說文刀部劊斷也經傳無劊字皆以劓字爲之周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劊刖是劓與劊古通用尚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卽劊割也盤庚篇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哀十一年傳則劓殄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劊之假字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疾欲散乾谿之衆必爲危言以恐惕之豈徒曰吾將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樾謹按以不忌爲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故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有也今按虐而不忌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尙不忌克也觀其赦芋尹無宇及使穿封戌爲陳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不忌而子干涉五難以弒之宜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 十四年

樾謹按廢當讀爲發僞發疾者言僞爲疾發也猶二十年傳曰華亥僞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興卽發也若廢疾則是痼病矣豈能卽愈乃曰請待閒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禦寇篇會不發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並其證也

任貟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樾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載師職曰以物土事鄭注曰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物色之使各當其宜也成二年傳物土之宜顧氏補正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此傳物字與彼相近杜解非也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 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爲句庸次比三字一義方言曰庸次比侹更佚代也庸次比卽庸恣比言更代相耦以艾殺此地也古人

之文不避煩複如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亦當以八字爲句質言之則但當云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猶此文於比上更加庸次二字也後人不達文義因幷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章 十七年

樾謹按經書冬有星孛于大辰冬則非火出時也乃云今茲火出而章者蓋彗星始見實在此年之夏史官恐其逐日遷移不能定其所在待其既伏而後書之故書於冬也此皆史之舊例莊七年公羊傳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也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孛于大辰亦猶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矣

鄟人藉稻 十八年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鄟子藉稻故杜解曰其君自出藉稻正義曰其君自出觀行之若傳文止曰鄟人而杜氏解爲其君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鄟人藉稻者葢涉下文鄟人將閉門而誤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樾謹按此葢以手相搏而攝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者既爲所持不能自脫邾眾遂乘閒而入耳正義訓攝爲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則徇杜說而誤

振除火災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振當讀爲挋儀禮士喪禮挋用巾古文挋作振是振與挋古字通也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挋拭也爾雅釋詁曰挋拭刷清也是挋與拭刷同義挋除猶刷除也杜解未得其義

莒子奔紀鄟十九年

集解曰紀鄟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鄟疑鄟乃衍文左傳原文葢作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今作奔紀鄟者涉下文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婺婦及老託於紀鄟紡焉以度而去之此鄟字乃障之假

字文選北征賦注引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猶十三年傳曰遇諸棘闈棘闈棘之闈也下文以度而去之解曰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是傳文度字本謂度城而傳無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言也今以紀障爲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度乎其下云及師至則投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鄣同聲古得通用又從邑從音之字隸變皆作丆但以在左在右爲別而漢隸又往往亂之如敦煌長史武斑碑領校祕鄭鄭卽隩字也李翁析里橋郙閣頌郙卽陬字也然則障之爲鄣亦猶是矣阮氏校勘記所據本正作紀障乃云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障作鄣是也則誤以假字爲正字又曰按說文鄣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莒邑安得幷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

樾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爲正上文云託於紀鄣鄣者障之假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字爲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者縋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譟者障上之人亦譟也上卽障上猶外卽障外皆蒙障字爲文正左氏文法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二十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葢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魯之意葢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爲兩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葢不義解曰以周事豹是葢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爲句其國以禍爲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爲句因于禍下妄增之字耳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二十一年

樾謹按翟僂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可疑一也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爲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姓居于公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到其文下句居于公誤增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恥無功而疾

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矦之利

檄謹按是時楚遠越帥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楚恥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氏困而楚師爲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華氏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幷力與諸矦爲難大非諸矦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戰者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檄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卽舊官耳於文不幾複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疑百工之工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也哀十七年傳石圃因匠氏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解曰斤工匠所執葢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之中工匠獨强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百工非百官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郠館以如吏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檄謹按御當讀爲圉詩召旻篇我居圉卒荒韓詩外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禦通用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强圉蕩篇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强圉然則御之通作圉猶禦之通作圉矣圉叔孫以如吏者四叔孫

以如吏也宣四年傳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杜解曰圉囚也與此傳御叔孫同義圉亦圉之假字也凡囿圉字依說文當作圉而經傳多以圉爲之釋名釋宮室曰圉禦也蓋御禦圉圉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假借之旨而以進引說之非也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檮謹按如杜解則冠法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作冠模法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法者叔孫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法乃以兩冠與之而告之曰盡矣言如此模法者止有兩冠也

同德度義二十四年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檮謹按劉氏爲僞古文尚書所誤妄規杜失固不足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今按度猶在也文十八年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實一也不度於善卽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廣雅釋詁曰在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貶爲不義雖甘氏又往不足爲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同

德在義之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樾謹按莫然不動而但謂之莫甚爲不辭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義亦與杜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曰暮字止作莫詩東方未明篇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文未及其時則爲夙已過其時則爲莫曰過分而陽猶不克是陽之不克爲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爲旱也故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本或作沈于河

樾謹按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億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竝與此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蓋皆本於莊二十五年經文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本於尚書召誥用牲于郊也史記周本紀引傳作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河疑史公以意加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曰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即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蓋後人據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者爲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

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

樾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矣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用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此卽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之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生者養也周官大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生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其義

氣爲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又曰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

樾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卽云氣爲五味明卽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爲五行之氣也元年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蓋五味雖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爲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然則氣爲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爲皆據人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褰與禍

集解曰褰袴正義曰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

樾謹按說文衣部褰袴也從衣寒省聲手部攐摳衣也從手褰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假褰爲攐正義因以假義爲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愼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運運作與進胙相侶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有所動作者莫不誹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因傳是進胙因以祭祀釋之而又訓謗爲詛以成其義先之矣當據呂氏春秋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十一年傳曰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忿類無期 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忿怒狠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慕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慕色耳欲慕聲楊倞注曰慕極也宥坐篇曰慕三年而百姓往矣議兵篇曰已慕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期與慕義同忿類無期者忿類無極也賈說未得

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謚法篇亦無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樾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自必豐腆無慮不足也晉語載其言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樾謹按屬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即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爲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語韋注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樾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不失職即官宿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興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苟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樾謹按杜氏不解易字正義所說迂曲甚矣近世學者各爲之說孔氏廣森讀易爲難易之易謂易之亡猶云亡之易乃

到句也說詳經學厄言王氏念孫謂易有疾速之義易之亡猶云速之亡說詳經義述聞視舊說似皆勝之然加之范氏何爲而易且速其義終不可得而通今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故有延易之語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國語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如疫癘之相延易也此傳易字卽余恐易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宜其亡矣而所刻者爲范宣子之刑書是又加范氏焉必延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及趙氏則又不止延及范氏而并及趙氏矣說者未得易字之義故失其解耳

敝邑之少卿也 三十年

集解曰少年少也

樾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爲不辭杜解非也古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是其證

徐子章禹斷其髮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樾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三十一年

集解曰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樾謹按受其無咎猶保其無咎也尚書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受與保義相近

集解曰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邪

樾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一句於義方明不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蹈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爲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樾謹按不爲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此傳曰不爲利回不爲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卽不爲威疚之義中論考僞篇引此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此字之譌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樾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正見大夫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非是

明日或施以會 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繼旄曰施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

鄭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施以會矣是卽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人建之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爲言非必賤者謂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樾謹按義當讀爲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齊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義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互詳隱三年傳君義臣行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樾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正義曰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執必驚逸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爇之壞字說文火部爇燒也傳云爇燧象故杜解云燒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爇字是杜所據本未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樾謹按此復字當讀爲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曰本亦作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彼作覆者正字此作復者假字耳故申包胥答之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爲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相對矣

季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猶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語也是齊亦有東野之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遑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故既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爲

季氏之一邑則平子既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問余出喜于徵死入年

集解曰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圖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于召死

樾謹按喜于徵死文不成義徵疑救字之誤襄十九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救死皆其證也喜于救死者喜于免死也救與徵字形微侶又涉上文違之徵死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爲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眾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已先乎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眾人使登城也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蟊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此卽讓登之類也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蓋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絕而後下則其使眾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下蓋犂彌欲以先入爲已功故以此語欺書合觀前後文竝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說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假責讓之讓爲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又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斂甲欲擊猛故衛褚師圃謂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一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驂之靳

集解曰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
靳也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
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
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
樾謹按如驂之靳猶云如驂與靳也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
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杜義亦同然則
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不得牽合爲一如杜說
則靳卽服馬也謂如驂馬與服馬也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
皮也謂如驂馬之首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
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
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此乃別是一

說陸氏盖不之從故於此傳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王
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靳上皆當有有字失之甚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十四年
集解曰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
不動
樾謹按如杜解則當云使死士再爲之禽文義方明且吳人
既不動矣又何以云輒爲吳所禽乎然則杜解非也禽謂禽
吳之士卒也盖句踐使敢死之士再犯吳陣禽其前列者以
歸欲使吳師驚亂而吳竟不動是其整也顧氏補正引傳氏
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盖亦知杜解之未安然既
以爲禽鳥字又以爲捡持字其說仍未明也

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衰二年

集解曰欲爲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樾謹按此傳古本當作爲自僞逆者故杜解如此然其義非也史記注引服虔曰衰經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則服本亦作爲而讀作僞爲僞古通用其字作爲其義作僞斯兩得矣

庶人工商遂

集解曰得遂進仕

樾謹按遂卽進也周易大壯上六曰不能退不能遂老子曰功遂身退竝以退與遂爲對文虞翻注周易曰遂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杜不知遂卽爲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出進字矣

集解曰麋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麋之以入杜解曰麋亦束縛此兩麋字實皆囷之假字也囷爲圜麋其字從禾在口中故釋名釋宮室曰囷綣也藏物綣綣束縛之也是囷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稛篆曰紊束也實則紊束者囷之引申義而稛者囷之變體也囷既從禾稛又從禾重複無理其爲後出字明矣古無稛字故或假麋爲之麋從鹿從囷省聲籀文作麤其聲同故其義通也廣雅釋詁稛與圜竝訓束圜卽麤也廣韻十八吻麋匸粉切引左傳無勇麋之此乃後人不明假借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麋麋字通失之甚矣

官人庸給 二年

樾謹按官人當爲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汲鄭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然則官人之卽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六年改物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樾謹按承當爲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字當讀爲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卽將如吳公孫翩因于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爲承而當日情事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辟君之執事 七年

集解曰辟陋

樾謹按辟者遠也呂氏春秋愼行論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辟古通用辟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事爲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杜訓辟爲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鄫衍

集解曰鄫衍卽鄫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并衍沃釋文引賈逵曰下平曰衍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則鄫衍者以其

地下平故名之也鄗衍之卽爲鄗猶清原之卽爲清僖三十
一年傳晉蒐于清原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解曰清
一名清原蓋鄗也清也乃其本名也因其爲廣平之原而謂
之清原因其爲下平之衍而謂之鄗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
年傳舍于昌衍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衍之衍
蓋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
從之固矣十二年
樾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
乎戰國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從
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
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此傳義正相近言衛侯效夷言

終必死于夷也顧氏補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
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
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非古義
矣服虔以車爲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肅遂以將車者
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魯自作中軍以來國之車乘皆歸
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
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產

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悉屬私家更不待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巳至此卽季孫氏之車也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則屬叔孫氏者也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爲車士車士卽謂之車猶甲士卽謂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爲將車者失其義矣至子鉏商二字服虔以子爲其姓則亦非是古婦人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傳文所稱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其字如子人九子服何之類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連文子鉏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也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樾謹按人臣見於君朝見謂之朝莫見謂之夕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曰夕莫見是也此傳子我夕亦當與彼同蓋子我將夕見公適遇陳逆殺人遂執之以入也史記注引服虔曰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夕有事於君卽是夕見君杜改爲夕視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樾謹按傳言難子不言使難及子杜解非也周官典瑞穀圭

以和難鄭注曰難仇讎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爲仇讎然則難子猶讎子也言與子爲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十五年

檛謹按廁當讀爲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大將軍在廁爲側師古曰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爲溷非其理也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眾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吏反未得其旨

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者不欲戰正義曰上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太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檛謹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爲人名而解爲衛大夫則是召獲自駕車奉衛侯出奔而行爵食炙四字遂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於召獲駕乘車之上則是欒寧告季子之後遂自行爵食炙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欒寧之飲食何必屑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

葢與季子同仕於孔氏者也召者欒寧召之也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而聞亂於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共告季子也葢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侯來奔非獨獲奉之乃欒寧奉衛侯來奔非獨獲奉之乃欒寧入事止有公孫敢而欒寧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 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樾謹按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休者欲其保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

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樾謹按上文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此云復言非信期死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期死謂求死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以裘與箕爲韻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韻七月篇裘與貍韻天東篇裘與來服試韻言古韻者遂以求裘爲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酆

保篇令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馳篇與思之爲韻然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裘同也此傳前云求死士後云期死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 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樾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之其實非也降聽政卽共聽政尙書禹貢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經注引鄭注曰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郩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降與共聲近之證離騷曰五子用失乎家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之通作共猶降之通作降聽政卽是其政前用假字後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樾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杜解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于大宮者宋人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于祖是其事矣僖八年及襄四年傳竝曰不殯于廟疑傳家據殷禮言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八終

長沙王先謙善化劉肇鐸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九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羣經平議二十八

春秋外傳國語一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周語

韋解曰大惡大爲民所惡

樾謹按下句庶民弗忍始以民言若此句已言大爲民所惡則不必更言庶民弗忍矣大惡於民猶云大虐於民也廣雅釋詁曰虐惡也是惡與虐同義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解曰幾危也頓敗也

樾謹按幾乃語詞易小畜上九月幾望虞注曰幾其也王幾

頓乎猶言王其頓乎頓者勞罷之意戰國策秦策吾甲兵頓
高誘注曰頓罷也穆王廢先王之典而勤兵以遠故言王其
頓乎下云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是穆王此行未嘗危敗若
從韋解則祭公所言爲已甚矣
近臣盡規
解曰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
樾謹按韋解盡字未得其義盡者進也爾雅釋詁藎進也藎
盡義通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注曰進字本作晉又作贐音
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規之爲盡規猶主贐
之爲主進也韋氏以本字讀之失其義矣
而後王斟酌也
解曰斟取也酌行也
樾謹按韋以斟酌爲取而行之此非古義也白虎通禮樂篇
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說文
女部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然則斟酌乃古時常語蓋斟酌
本雙聲字廣雅釋詁曰斟酌也是二字同義凡酌酒不可太
過亦不可不及貴適其中孔明出師表曰斟酌損益以斟酌
與損益竝言最得古人語意此傳所謂斟酌者蓋合公卿以
下諸人之言而可否之去取之也今俗語凡度量事物皆曰
斟酌乃古語之存者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解曰導開也

樾謹按導與道同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道也故導亦爲通
上文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注曰導通也下文川氣之導也
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然則導利而布之者通利而布之也
韋訓爲開於義稍迂
夫事君者險而不慙
解曰在危險之中不當慙
樾謹按如韋義則與下句怨而不怒不一律矣險而不慙疑
當作慊而不慙淮南子齊俗篇衣若縣衰而意不慊高注曰
慊恨也慊而不慙言雖恨而不慙正與下句怨而不怒同義
古字險與隒通爾雅釋山篇釋文引字林曰隒山形似重甑
集韻引字林曰險山形如重甑是其證也險與隒通故亦與

慊通矣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解曰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廩以藏
王所藉田以奉齍盛布賦也
樾謹按上文曰是日也嘗帥音官以省風土是日卽耕藉之
日也此承上文而言則亦與同日可知是時甫耕未及收也
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於農乎竊疑廩
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此十三字爲錯簡當在下文
耨穫亦如之下於農二字爲衍文涉下句民用莫不震動
恪恭於農而衍也當云耨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
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簡

策錯亂誤入上文幸衍於農二字轉可因以訂正耳

司商協名姓

解曰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樾謹按聲有五不當獨舉商之一聲以名官也商當讀爲章古音相近尚書棄誓我商賚汝釋文曰商徐邈音章又水經漯水注商漳聲相近竝其證也漢書律厤志曰商之言章也是二字聲近義通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僖二十五年左傳杜注曰商密今南陽丹水縣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竝古字通用之證說文音部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然則司樂者謂之司章正取樂竟爲一章之義因段商爲之學者遂不得其解矣

陽失而在陰

解曰在陰在陰下也

樾謹按在陰下而但曰在陰文義未了在當讀爲載載從戠聲在從才聲亦或從戈聲州輔碑哉貴不濡在作戠是其證也故在載古得通用陽失而載陰謂陽在陰下以陽載陰也注而得神是謂貪禍

解曰以貪取禍

樾謹按如韋義則與上文道而得神是謂逢福不一律矣貪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是貪與探聲近而義通後

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章懷注曰貪與探同是其證也爾雅釋詁曰探取也探禍猶言取禍也韋不知貪爲探之叚字其義卽爲取乃曰以貪取禍失之矣

拜不稽首誣其王也

解曰誣罔也

樾謹按拜不稽首乃不敬非誣罔也誣蓋輕字之誤古書從巫從坙之字往往相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巫混經旁是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誣也周書文王官人篇作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戰國策韓策輕强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强秦之禍蓋誣卽輕字之誤而衍者竝其證也拜不稽首故爲輕其王下文云誣王無民又云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諸誣字皆當作輕韋據誤本作注失其義矣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解曰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樾謹按艾之訓報其義未聞詩鴛鴦篇福祿艾之南山有臺篇保艾爾後毛傳竝曰艾養也此艾字亦當訓養蓋從上句樹字生義凡樹藝五穀及蔬果之類皆所以養人故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又晉語曰樹於有禮必有艾義亦同此言必得其養也韋訓爲報雖於語意未失恐非古訓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

解曰徵召也他謂狄人

樾謹按徵猶證也禮記中庸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庶民鄭

注曰徵或爲證是徵證義通不徵於他言兄弟雖有怨不就他人而證驗其是非也韋注失之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解曰蔑小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國步蔑資鄭箋曰蔑猶輕也周易剝六二蔑貞凶釋文引鄭注曰蔑輕慢也然則蔑之猶輕之也說文心部懱輕傷也蔑卽懱之叚字韋訓爲小失其旨矣下文單襄公聘于宋章曰是蔑先王之官也蔑亦輕慢之意韋訓爲欺亦非是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

解曰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

樾謹按韋解創制顯庸竝未得其旨創制二字同義創造也孟子梁惠王篇可使制梃趙注曰制作也作亦造也故論語憲問篇裨諶草創之釋文曰創制也然則創制一也創制天下猶言創造天下耳顯庸二字亦同義顯明也庸讀爲融鄭語命之曰祝融韋解曰融明也下文穀洛鬬章顯融昭明彼作融者正字此作庸者叚字然則顯庸亦一也自顯庸猶言自顯明耳韋氏解顯融曰融長也亦失其旨顯融與昭明止是一義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解曰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下文隨會聘於周章曰將以講

事成章韋注亦曰章章程也是章與程同義詩小旻篇匪先民是程毛傳曰程法也然則大章猶大法也謂以私勞變前人之大法也韋注非是

五色精心

解曰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

樾謹按精當讀爲旌精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聲近而義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有精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二字相通之證五色旌心與下句五聲昭德一律言五色所以旌表其心五聲所以昭明其德也上文賜晉惠公命章曰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韋注曰旌表也正得其義此文作精者叚字耳

宗祝執祀

解曰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

樾謹按賓雖有事於廟然非祭祀也何以執祭祀之禮乎執祀疑當作執禮禮記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祿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竝執禮二字之證宗祝執禮言賓至則宗祝執其禮也古文禮字作礼與祀字相似因誤爲執祀矣

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解曰簡略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略常服也

樾謹按以簡彝爲簡略常服文義未安爾雅釋詁曰夷易也彝與夷古通用簡彝卽簡易棄衰冕而南冠以出是簡易也故曰不亦簡彝乎

寬肅宣惠君也

解曰宣徧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愃寬閒心腹貌從心宣聲詩曰赫兮愃兮今毛詩作咺釋文引韓詩作宣蓋愃咺宣三字聲近而義通是宣有寬義也又長發篇元王桓撥毛傳曰桓大也宣與桓亦聲近而義通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唇皆其證也文十八年左傳曰宣慈惠和宣惠與宣慈義正相近蓋宣有寬大之義故配慈惠言之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然下文曰教施而宣則徧若從韋解是教施而徧則徧矣豈可通乎

魯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解曰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强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唯畏其强不得但云唯强注義非也魯執政唯强卽指叔孫僑如而言僑如於魯亦卿也故以執政言之王孫說之意蓋謂魯執政之臣皆强故君雖不歡而不得不從其請耳

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

解曰微無也言軍無計謀

樾謹按韋解微謀二字未得其旨謀卽上文五勝五敗之說乃郤至之謀也郤至蓋謀是戰也吾固有謀矣卽無此謀吾尙有三伐二句承上以起下微字有字相應正見郤至自伐其功有悉數難終之意

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

解曰民力所爲

樾謹按仁禮勇三者非民力所爲也民疑義字之誤下文曰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是三者皆以義爲本故曰夫仁禮勇皆義之爲也義字缺壞但存其下我字因誤爲民耳

制朝以序成

解曰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

樾謹按上句曰制戎以果毅果毅二字平列則序成二字亦平列不當如韋氏所解也蓋序成二字同義序次也成亦次也言制朝廷之位則以次弟也儀禮覲禮篇鄭注曰成猶重也爾雅釋詁曰成重也凡相重者卽有相次之義成之義爲重故亦爲次猶序之義爲次而亦爲重也史記趙世家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義之通矣又上文穆王將征犬戎章曰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二字義亦當與此同言依此次弟而

有不至也序成蓋古語後人不得其解耳

步言視聽必皆無謫

解曰謫譴也

樾謹按無謫猶無咎也上文秦師將襲鄭章曰秦師必有謫韋注曰謫猶咎也謫卽謫之異文漢書五行志引此文亦作謫

視遠日絕其義

解曰言日日絕其宜也

樾謹按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四日字均當作曰猶云是謂絕其義是謂棄其德是謂反其信是謂離其名也日曰二字形似易混故陸氏釋

文遇此二字每加音以別之周易大畜九二曰閑輿衛釋文云曰音越鄭人實反詩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曰音越一讀人實反如此之類並兩存其讀矣

厚味實腊毒

解曰腊乖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乖也

樾謹按文選七命注引賈逵曰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此說視聿解爲長古昔腊同字詩墓門篇誰昔然矣毛傳曰昔久也故腊亦久也鄭語曰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此腊字亦當訓久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自酒酋腊卽酋久也久則有積滯之義故久與積義相通漢書嚴助傳注曰積人也厚味實腊毒言味厚則毒積也說文水

部浩所以擁水也毒積謂之腊猶水積謂之浩矣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
也

解曰故故事也

樾謹按既云大誓而又云故者故即詁字爾雅釋詁釋文引
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訓傳蓋周公所
作爾雅有釋故釋言釋訓諸篇皆是解釋詩義毛公承之而
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例書疑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襄
公所引大誓故即是矣其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
必克乃大誓之正文其曰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襄公特
引之以自證其三襲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體
例正同可見自古說經之例皆以故事解之未得也

決汩九川

解曰汩通也

樾謹按下文汩越九原注曰越揚也而不釋汩字蓋韋氏之
意謂兩汩字義同王氏念孫解汩越九原句曰汩越皆治也
說文汩治水也廣雅越治也汩與越聲相近故義相通說詳
經義述聞今按王說下句是矣而於決汩九川句不置一詞
則亦未得其義蓋兩汩字義各不同汩越之汩其本字也決
汩之汩則當爲扮乃撟之或體也玉篇手部撟胡決切掘也
又曰扮亦撟字穿也說文有撟無扮然荀子堯問篇曰深扮
之而得甘泉焉正論篇曰亂今厚葬故扮也列子說符篇曰

俄而拑其谷則不得謂古無拑字矣決拑義相近拑亦決也

尚書益稷篇予決九川卽其義矣

宅居九隩

解曰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樾謹按九隩疑當作四隩卽禹貢所謂四隩既宅也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亦誤作九隩耳不知上五句自作九此句自作四正與下句合通四海以類相從說文土部隩四方土可居也隩卽奧之段字可知古有四奧之說無九奧之說也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解曰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爲言膂也

樾謹按上文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注曰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然則此文亦當兼賜姓曰姜言之不得專以氏曰有呂爲說也姜從羊聲養亦從羊聲疑養物卽說姜字之義依聲爲訓古書類然以養訓姜猶以祉訓姒也韋氏未見及此當補注曰姜猶養也於義方備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

解曰明精氣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明成也古成盛二字通用明訓成故亦訓盛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

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爭明猶爭盛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曰此其備必已盛矣高誘訓爲彊然則爭盛猶爭彊也韋氏以精氣釋之義轉迂矣哀十六年左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爭明蓋古人常語後人不達古語故失其解杜預以明無不勝爲句則並失其讀矣昭三年傳曰二惠競爽競猶爭也爽猶明也亦卽爭明之意說詳左傳

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

解曰混同也

樾謹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混當讀爲惽說文心部惽重厚也今惽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通用故混厚卽渾厚實則惽之段字也注訓爲同失之

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解曰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

樾謹按此當從一曰滅也之訓韋疑翳無滅義故先以屏釋之不知翳通作殪詩皇矣篇其菑其翳毛傳曰自斃爲翳釋文曰韓詩作殪是翳與殪聲近義通釋名釋喪制曰殪翳也然則翳亦猶殪也翳其民卽殪其民故其義爲滅若訓爲屏則義轉迂矣

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解曰姑洗潔也洗濯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

樾謹按姑字無訓潔者韋注原文當作姑枯也故其下云洗

濯枯穢今作潔者蓋其字偶缺淺人妄以意補之耳高誘注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竝曰姑故也洗新也韋義正與高同姑之爲枯猶姑之爲故竝以聲爲訓

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解曰展審也

樾謹按展與布同義故小爾雅廣言曰布展也然則展亦猶布也和當讀爲宣尚書禹貢篇和夷底績水經桓水篇注引鄭注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亘聲和之讀爲宣猶和之讀爲桓也和展百事者宣布百事也周官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是其義也韋讀和如本字而訓展爲審則和與展義不相

屬矣

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解曰亂治也柔安也

樾謹按下文齊閻丘來盟章曰其輯之亂韋注曰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然則嬴亂之亂當與彼同上文曰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注曰長謂先用之也是此樂以羽爲始以嬴爲亂故曰嬴亂其命名之意在嬴不在亂優柔容民乃釋嬴字之義嬴之言嬴也爾雅釋天夏爲長嬴釋文曰嬴本或作贏是嬴贏古通用襄三十一年左傳以嬴諸侯杜注曰嬴受也荀子解蔽篇故曰心容楊

注曰容受也嬴容義既相近以容訓嬴正古義矣亂乃樂終之名非義所在故無說也韋注未得其義

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

解曰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

樾謹按韋說曲與二字其義甚迂殆非也與古通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竝其證也少曲舉焉謂無委曲之舉動也曲舉與大節正相對成義明道本曲作典疑誤

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魯語

樾謹按本乃大字之誤下文曰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卽承此文而言惠不大爲小賜民不和爲獨恭也又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本亦大字之誤民求不匱而神求優裕故不可以不大也若作本字於義皆失矣大與本上半相似因而致誤漢書董仲舒傳曰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是其證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

解曰旅眾也

樾謹按此當作齊社而旅往觀說文从部曰炁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然則齊社而旅往觀卽齊社而魯往觀也上文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彼

文君字卽此文魯字異名而同實若往觀上無魯字則於文爲不備且不曰觀社而曰觀旅於義又爲不通蓋由淺人不知旅往觀卽魯往觀因誤到其文耳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

解曰爲猶使也

樾謹按既云使無陷於惡又云其使後世昭前之令聞則於義複矣下又云使長監於世殆無此文理也今按此六句當分兩意上三句以先祖言謂王公之先封者宜遺法後人使無陷於惡也下三句以子孫言謂爲後世子孫者當昭前之令聞使長監於世也其爲後世四字爲句韋誤連下六字讀之遂失其義

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

解曰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

樾謹按選當讀爲纂爾雅釋詁曰纂取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曰盜位曰纂其實古語凡逆而取之皆謂之纂說文厶部曰奪而奪取曰纂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纂後漢書逸民傳序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李賢注引宋衷曰纂取也君不命而請之是自取也故曰其爲纂事乎古與聲算聲字往往通用說文食部籑或作饌是其證也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

則選之通作算猶選之通作算耳韋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義轉迂矣

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

解曰賈唐二君云周公爲太宰太公爲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三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如此賈唐得之

檮謹拔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太公乃齊之先君魯人豈得祭之下文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以此告齊尤近不情或說非也賈唐之說亦無確據韋氏舉甯武子之言爲證則亦非也武王崩周公攝政康叔之封周公主之故甯武子舉成王必兼及周公乃據實而言若伯禽受封與太公無與何必並舉之乎若謂二公竝掌諸侯命祀則甯武子之言又何以不及太公乎是二說胥失之矣今按此太公非齊之太公乃魯之太公也周初諸侯猶沿殷制往往無謚衛之始封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燮蔡之始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鐸曰太伯脾曰仲君平杞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公曰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公稽皆無謚也齊之有謚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公伋曰乙公得曰癸公茲母凡三君無謚而太公者始封之君又有大功故尊之曰太公猶周之王業始于古公亶父

而尊之曰太王也非獨齊國如此吳自太伯適吳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爲吳伯謂之太伯義猶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則唐叔虞亦有太叔之稱義亦猶是也魯之受封實始于伯禽伯禽無謚在他人稱之曰魯公可也在魯之臣民稱之曰魯公不可也則其尊之曰太公固其宜矣齊有太公魯亦有太公猶吳有太伯曹亦有太伯各尊其祖不嫌同名後人但知齊有太公而不知魯亦有太公始失其解矣昭三年左傳曰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與此文法相似彼云唐叔以下舉晉先君而言則此周公太公舉魯之先君而言無疑矣下文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

以夾輔先王其曰齊先君太公者別于魯先君太公也可見當日屬辭之愼至左傳易之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則失之矣蓋國語乃國史原文左傳則已經左氏刪改也

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

解曰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不能爲辭也

樾謹按此當以九字爲句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謂欲以魯之病告齊也宣十五年左傳曰寡君使元以病告義與此同韋氏因下文問於展禽遂讀病焉二字爲句以病不能爲辭釋之失其義矣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樾謹按國語原文疑當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
古報反襄十九年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
曰膏厚如字膏之古報反即其例也犒字說文所無漢斥彰
長田君碑作醪亦說文所無盞皆俗字周禮故書作稾乃叚
借字司農讀爲犒似亦未得也僖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
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疑左傳原文亦作膏
矣說詳左傳

酋同則厚其好貨

解曰酋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

樾謹按當云酋與晉同者於義方合盞晉人感魯衞同班相
恤之故因自加厚於同酋之國也晉魯皆侯爵則與晉同酋
者亦即與魯同酋然在晉人之意因其與己同而厚之非因
其與魯同而厚之也韋注非是

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

樾謹按禮記祭法篇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
□□武王下有闕文據周語曰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
也文昭與武烈相對此文疑亦與彼同當作文王以文昭武
王以武烈去民之穢

既其葬也焚燼徹於上

解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樾謹按韋以已葬二字解既其葬也四字於義未安王氏經
義述聞曰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

櫟煙達於上也是讀既字爲一句義亦未得今按既其葬也四字仍當連讀既猶暨也禮記喪大記篇塗不暨于棺鄭注曰暨及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及也暨其葬也猶曰及其葬也既與暨古字通周官閭胥既比則讀法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解曰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

櫟謹按禮記哀公問篇求德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曰所猶道也若爲元侯之所者若爲元侯之道也蓋作師以承天子乃元侯之道也若如韋解則所下更當有爲字矣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

解曰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

櫟謹按由當作曰已當作已而已而之已皆字之誤也其誰曰已貳與上文其誰曰不如先君其誰曰非侮也文法一律已而之已皆字之誤也其誰曰已貳與上文其誰曰不如先君其誰曰非侮也文法一律

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謂其已有二心也下文執政不貳即承此句而言韋注曰其執政之臣無二心則不貳屬執政言不屬諸侯言明甚因此句誤作由已韋乃曲爲之說則與下意不貫矣平丘之會章曰其執政貳也貳字亦就晉執政言可證此文韋解之非

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解曰若不見討必爲篡不復入爲大夫也
樾謹按此言楚圍以大夫設諸侯之服必有異心若無異心
而敢於爲此則是狂易失心不久將死故曰將不入矣言不
復能入國也下文曰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正其義也韋謂
不復入爲大夫失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解曰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
樾謹按如此說則當云獲土如缶不當云獲如土缶韋氏託
之或說蓋亦有所未安耳疑國語原文本作如獲土缶如而
古通用日知錄卷三十二所引凡二十餘事可證季桓子穿
井如獲土缶者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也下文曰吾穿井而
獲狗此如字卽下而字後人不知如而古通用而誤到其文
遂不可解矣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解曰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
樾謹按載之爲天文於義無取殆非也載當爲戕卽災字篆
文也載戕竝從戋聲古音相同故周易剝象傳災載爲韵又
詩大田篇俶載南畝鄭箋曰載讀如菑菑栗之菑菑與災古亦
通用生民篇無菑無害是也菑栗之菑可以載爲之則菑害
之菑亦可以載爲之矣司載卽司災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六
星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是司災乃星名周官有司祿以星名
官司災亦其例也司災所掌必天文災異之事故與之糾虔

天刑也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

解曰庇覆也

樾謹按庇當讀爲裨比聲與卑聲相近詩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克順克俾節南山篇天子是毗荀子宥坐篇引作天子是庳竝其證也晉語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注曰裨補也此云能庇昭穆之闕庇與裨字異而義同韋以本字讀之而訓爲覆於義轉迂矣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齊語

解曰業猶創也

樾謹按既云舊法不得謂之創用韋注非也爾雅釋詁業敘也又曰業緒也緒與敘同義說文支部敘次弟也是業有次弟之義孟子盡心篇有業屨於牖下趙注曰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蓋亦謂織之已有次弟也晉語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彼解曰業猶次也然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其善者而次弟用之耳非創用之謂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解曰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

樾謹按韋訓此句其義迂曲殆非也旅之言拒也御覽二十七引風俗通曰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字亦通作呂白虎通五行篇曰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又曰呂

之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蓋旅與拒本疊韵字故聲近而義通又或連言之曰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注曰旅距不從之貌距卽拒也政不旅舊者言爲政不拒絕故舊之人也韋以師旅解之失其義矣

反胙於絳

解曰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絶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卽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

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檖謹按葵丘之會宰孔致胙不特無辭讓反復之事且桓公是時亦不至絳舊說固失之矣至人君卽位謂之踐阼不謂之踐胙卽使古字通用然不曰立晉侯於絳而曰復胙於絳義甚不安且惠公之立雖自外入實則父死子繼非鄭厲自櫟衛獻自夷儀失國復歸者可比安得謂之復胙乎是賈侍中說亦非也今按反者歸也孟子養心篇君子反經而已矣趙岐注曰反歸也廣雅釋詁亦曰反歸也反胙猶言歸胙歸胙於絳承上句南城周而言周書作雒篇載周公旣城成周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然則齊桓城周之後因祭而歸胙諸侯亦事所宜有也其

獨舉絳言之者是時諸侯莫不事齊惟晉獻恃強不服故齊桓藉寵王室因城周而歸胙以風示之耳

嶽瀆諸侯莫不來服

解曰嶽北嶽常山也

樾謹按傳言嶽不言北嶽注義非也爾雅釋山曰河西嶽郭璞注曰嶽吳嶽也周官職方氏周書職方篇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注及孔晁注並同此傳所謂嶽瀆諸侯即吳嶽也上文西服流沙西吳注曰雍州之地故此即舉雍州之鎮言之韋氏以爲北嶽常山失之遠矣

隱武事

樾謹按此隱字韋氏無注下文定三革隱五刃注曰隱藏也則未得其義也隱當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除隱王師古注曰即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字荀子儒效篇偃五兵楊倞注曰偃仆也莊子徐无鬼篇偃兵其可乎呂氏春秋蕩兵篇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應言篇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凡言偃兵者其義並同此作隱者段字耳韋即以隱藏釋之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九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

羣經平議二十九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外傳國語二

今晉國之方晉語

解曰方大也

樾謹按訓方爲大則與下文其土又小義不相屬矣古建國者如方百里方七十里之類皆以開方法計之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是也晉國之方蓋舉晉之四境言之

非禮不終年

解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

而數終唐云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

樾謹按不終年者謂不終一年也上文非謀不卒時注曰三月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然則不終年爲不終一年明矣昭元年左傳趙孟不復年矣杜注曰言將死不復見明年此卽不終年之義也唐云不能終其年固非韋謂不能終十年則亦與正文不合胥失之矣

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縊也

解曰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驪姬請于公而使太子居曲沃必樾謹按此說最爲無理方驪姬言其當居曲沃之故豈宜曰如此則太子可速縊乎速當讀爲束以速縣者以束縣也使太子約束其所屬之縣大夫也晉之大邑必有屬縣昭三年左傳曰晉之別縣不惟州蓋以州縣舊屬於溫故云然然則曲沃爲晉宗邑亦必有所屬之縣太子居曲沃則諸縣皆受其約束故曰以束縣也下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正其義矣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解曰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

樾謹按韋注非也鮮當讀爲斯此言人知其位已極斯有怠慢之心也鮮與斯古音相近說文雨部霽從雨鮮聲讀若斯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竝其證也下文曰雖其慢乃易殘也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乃王氏知雖之慢乃易於殘毀也雖當讀爲唯言唯其怠

爲唯而不悟鮮之爲斯因欲於鮮下增不字失之矣

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解曰豈憚殺君也

樾謹按傳言豈能憚君不得增益其文而曰豈憚殺君注義非也憚當讀爲怛考工記矢人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注曰故書憚或作但惠氏士奇禮說謂當作怛是其證也怛之言痛也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詩匪風篇中心怛兮毛傳曰怛傷也豈能怛君言豈能痛傷君也因公言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故云苟眾利而百姓和豈復能痛傷君乎下文曰以眾故不敢愛親正承此句而言則憚爲怛之段字益明矣

里克辟奠不飧而寢

解曰熟食曰飧

樾謹按飧者夕食也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趙注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不飧而寢謂不夕食而寢也韋注但以熟食釋之於義未盡

殺君以爲廉

解曰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鬬廉之廉此說近之

樾謹按奚齊未立固不可謂之君至以君爲獻公義亦未安里克豈欲爲太子殺獻公乎苟殺獻公則犯大不韙之名又

何廉直之有乎故此文殺字苟以本字讀之則皆不可通殺
當讀爲咈考工記矢人茀矢參分鄭注曰茀當爲殺然則殺
之通作咈猶茀之通作殺也說文口部咈違也咈君以爲廉
者違君所欲而自以爲廉直也下文曰抑撓志以從君從君
與咈君正相對成義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解曰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

檮謹按廣與曠古通用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注曰
廣或讀爲曠又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注曰廣讀爲曠然
則廣土猶曠野也求廣土而竄伏謂若吳公子札之棄其室
而耕也非奔他國之謂

以吾存也

解曰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

檮謹按以吾存也四字當連下且必告悔爲義以猶及也周
易小畜九五富以其鄰虞翻曰以及也此言子若往梁驪姬
懼吾至秦乞援必及吾在梁之時而先告悔也韋不知以字
之義故說此不了

宗國既卑

解曰宗國公族也

檮謹按公族不得謂之宗國注義非也哀八年左傳曰今子
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曰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又十五
年傳子贛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是古者公族之人謂其國爲宗國也舟之僑疑亦虢之公族故稱虢爲宗國歟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解曰二國士里克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辭殺奚齊荀息曰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是里克荀息初不同謀乃曰二國士之所圖何哉二國士者其一謂里克其一丕鄭自謂也故下文曰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此正與里克共圖之事蓋里克之意止欲殺奚齊卓子而於重耳夷吾二公子中擇立一人丕鄭則並不欲立二公子而別立疏屬以專晉國故曰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厚薄喻親疏也言欲立疏遠者以要重賂而重耳夷吾可使無入也及里克不可而丕鄭亦許諾于是仍從里克之始謀殺奚齊卓子而請君于秦矣韋氏不知丕鄭之意故誤解二國士爲里克荀息而說立其薄者二句亦不了也

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解曰當先立誰　又曰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

樾謹按韋氏讀吾誰使先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十二字其爲一句若者擇也說文艸部若擇菜也從艸右右手也是若字本有擇義秦穆之意欲擇立二公子而未知誰可使者故曰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下文大夫子明曰君使縶

也正與問意相對若從聿注則穆公但謀所使何爲以使槩對乎

魄意之術也

解曰術道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下文述意以導之卽承此文而言可知術爲述之叚字矣魄所以傳述其意故曰意之述也聿訓爲道失之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

解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

樾謹按聿讀若無天乎云五字爲句文不成義王氏念孫曰云字當在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句若云有天爲句魏志

公孫淵傳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益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古本益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勝之云卽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成文云災卽有災也說亦見經義述聞此傳以若無天若云天相對成文正與彼同其作若云有天者因云或作有而傳寫誤合之也今本作云若有天則又傳寫誤到之也古本亡而古義遂不可見矣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艮不敗

解曰不自降下而背秦也又曰慶鄭諫公使與秦羅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

樾謹按此文當以臣怨君三字斷句始入而報德不降二句文法相承皆慶鄭所怨者也韋解降字非是降當讀爲閼古降共聲同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水經注引鄭注曰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郩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古人降共同聲之證閼字從共得聲故可叚降爲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吳楚以此大隆隆乃閼之叚字大隆卽大閼也隆字從降得聲然則降之爲閼猶隆之爲閼矣孟子梁惠王篇鄒與魯閧音義引劉熙注曰閧搆也搆兵以閼也閧搆雙聲蓋以聲相訓此文言閼又言戰則閼止謂彼此搆釁也慶鄭之意蓋言始入而報德則不至于閼閼而能聽諫則不至于戰戰而能用良則不至于敗也韋不明叚借之旨故失其解耳

不可以封國

解曰不可以守封國也

樾謹按國字衍文也不可以封卽不可以國楚語曰其生不殖不可以封韋彼注曰封國也得其義矣此作不可以封國者益一本作封一本作國而傳寫誤合之也古書往往有此韋據誤本作注失之矣下文文公在翟章亦曰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可證此國字之爲衍文楚語叙段以京患嚴公鄭幾

不封猶言幾不國也又曰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猶言將何以國也竝可爲證

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疑此文一人二字乃夫字之誤以相絕句卽左傳所謂若以相也夫必得晉國絕句卽左傳所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目其人之辭桓十三年左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惡女乎服杜竝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竝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是其義也古書多有二字誤爲一字者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甒鄭注曰見閒當爲覵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齮齒肥皆其例矣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樾謹按周字當作君古文相似而誤也以君禮享之謂以國君之禮享之其下所云九獻庭實旅百皆君禮也故子犯曰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君設謂設君禮也下文秦穆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此同

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

樾謹按上文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黃帝之子不應有兩青陽疑此文當

云唯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蓋黃帝姬姓倉林亦姬姓故云皆焉上云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四字乃三字之誤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此文謂舊解破四爲三是也因其下增出青陽於是十二姓中已姓者二姬姓者二而十三人誤爲十四人矣不知上文明云其同姓者二人而已若已姓者二姬姓者二則當云同姓者四人於事方合安得云二人乎

保其土房

解曰房居也

檝謹按房當讀爲方詩大田篇既方既皁鄭箋曰方房也是方與房義通保其土房卽保其土方也書序禹敷下土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又詩長發篇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集傳亦以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篇禹降省下土方蓋土方二字連文乃古語也此作土房者房卽方之段字耳

又爲惠公從子於渭濱

解曰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渭濱勃鞮爲惠公就殺之檝謹按韋氏訓從爲就則必增出殺字於文方明殆非也從當讀爲蹤蹤猶迹也漢書季布傳迹且至臣家師古注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蹤子於渭濱猶迹子於渭濱正尋其蹤迹之意古蹤迹字止作從迹詩羔羊篇毛傳曰行可從迹也是其證

若干二命以求殺予

解曰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樾謹按勃鞮奉獻惠之命而殺文公何干犯之有二命當作上命專指渭濱一事而言蓋惠公命三日至而勃鞮一宿即至是所謂干上命以求殺予也左傳曰雖有君命何其速也此云上命即彼云君命矣說文上部帝篆下說解曰古文諸上字皆從一篆文皆從二二古文上然則此上命作二命者二乃古文上字也讀者不識而例爲一二之二於是其義不可通矣

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

解曰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

師眾

樾謹按嗣典與師旅對文若以嗣爲後嗣典爲遺法則分爲二義與師旅不對矣且因文公將殘其民故倉葛爲此言則言有夏商之後嗣可也何必言有夏商之遺法乎韋說非也嗣當讀爲司古字通用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其證也詩鄭風羔裘篇邦之司直禮記文王世子篇樂正司業毛傳鄭注竝曰司主也周禮天官典婦功鄭注曰典主也是司與典同義故禮記曲禮篇曰典司六典典司五眾典司六職莊十四年左傳曰典司宗祏竝以典司連文司典即典司語有到順耳有夏商之司典猶云有夏商之典司古者官有世職雖易代而不廢故夏商之典司至

周猶存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濮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此文有夏商之司典卽所謂司也有周室之師旅卽所謂師也旅也韋氏所說胥失之矣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厎非其實也

解曰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厎厎之也

樾謹按此濟字以貌言不當訓成濟當讀爲齊詩采蘋篇有齊季女傳曰齊敬也思齊篇思齊太任傳曰齊莊也是齊有莊敬之義廣雅釋訓曰濟濟敬也蓋濟與齊義通陽子之貌雖若莊敬而其言則厎也下文曰今濟其言厎謂陽子之貌濟其言厎也解曰濟濟辨察也義亦未合說文無

譅字心部慧儇也譅字蓋與慧同謂陽子之情儇利而故爲莊敬之貌以揜蓋之也至厎之訓乏固爲恒訓然言不副貌何以謂之乏韋說亦未了蓋厎乏卽有空虛之義實者誠也則虛者不誠也故言而不實謂之厎盟而不實亦謂之厎成二年左傳卿不書厎盟也是也因而其字又變作讀廣雅釋訓曰讀欺也讀卽其言厎之厎矣

襲侵之事陵也

注曰陵以大陵小也

樾謹按襲侵之事非必皆以大陵小韋說非也說文夂部夌越也陵與夌通禮記樂記篇迭相陵謂之慢正義曰陵越也然則陵有超越之義襲侵之事陵也謂乘其不備超越而至

也漢書天文志陵歷鬬食師古注曰突掩爲陵是其義矣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

樾謹按與善二字衍文也成人在始包下始與善始與不善兩意而言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曰川廣自源成人在始正用國語文可證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穌而外威

樾謹按刑其民當作刑其內刑其內而振武於外所以內穌外威也下文曰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正承此文刑其內而言可知民字之誤韋解曰以刑正其民則所據本已誤按下文曰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注曰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於大臣

然則文子之意欲以刑正其臣非欲以刑正其民豈反以刑其民爲勸乎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樾謹按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成十五年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子是之與其同義故孟子公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氓矣此云刑之過也猶云刑其過也韋云刑殺有過者正得其義但未解之字耳王氏經義述聞謂下句過由大而怨由細過字乃衍文當以刑之過也由大爲句與文義不合不可從也

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

樾謹按外當作惠聲之誤也上文曰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韋訓誅爲除蓋謂欲除小民之怨當用惠欲去大人之過當用忍也是惠與忍正相對此文云今吾刑惠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則用惠與用忍皆失其所矣此所以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也若作刑外乎大人非特文義迂迴且與上文不合矣

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解曰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

樾謹按韋氏所說非范匄之意也夷竈堙井乃因楚壓晉軍而陳地勢迫狹故平塞井竈以爲戰道左傳所謂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非示必死不復飲食也其解非退而何更爲不了夫晉人平塞井竈楚人何以必退卽謂畏其致死不敢與戰亦當云楚師必退文義方明安得云非退而何也然則非退而何當作何解曰楚壓晉而陳地勢迫狹無以爲戰道軍吏患之將謀退也非畏楚而欲逃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故范匄爲夷竈堙井之策如此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傳文不敘軍吏之謀而但載范匄之策於是讀者不得其解矣所宜以意逆志而善會之也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

解曰利君寵祿以爲富得富故有徒黨

樾謹按下富字衍文也當作利君之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利者賴之叚字利賴聲近而義通周語先王豈有賴焉解曰賴利也然則利亦猶賴也廣雅釋詁賴恃也恃君之富以聚徒黨又恃徒黨以危君不義甚矣故曰君之殺我也後矣衍一富字文義反隔然觀韋注是其所據本已衍也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解曰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樾謹按韋解戾字未合爾雅釋詁曰戾止也止與行正相對以果戾順行謂以果戾以順行也非謂以果帥順而行也止所當止其止也果矣是謂果戾行所當行其行也順矣是謂順行上文曰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竝以果順二字平列此亦當同之韋說非也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解曰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

樾謹按韋讀稱曰王父四字爲句非也當連下王父讀之稱曰王父王父者蓋所見不一人故不一稱也猶孟子盡心篇曰古之人古之人亦不一稱之辭也不敢不承乃公自謙之辭謂不敢不承教耳注以爲王父不敢不承命失之矣

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解曰狃正也

樾謹按狃之訓正未聞其義狃當讀爲粈廣雅釋詁曰粈廁也猶曰使臣廁中軍之司馬也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注引蒼頡篇曰廁次也是其義也左傳作使臣斯司馬疑斯卽廁字之誤古斯或作廝廁誤爲厮因改爲斯矣說詳左傳

非上不舉

注曰舉動也放上而動

樾謹按放上而動而但曰非上不舉甚爲不辭周語賓之禮事放上而動豈可曰賓之禮事非上不舉乎上疑止字之誤詩小旻篇國雖靡止鄭箋曰止禮也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注竝曰止禮也非止不舉卽非禮不舉與上句非義不變一律今誤爲上則義不可通矣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解曰不忘利公室也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其仁不忘利公室於文方明乃曰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可通矣忘當讀爲亡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注曰忘亡也是忘與亡義通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與有對文忘卽亡也周語曰故能光有天下而鮮甯百姓令聞不忘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令聞不忘卽令聞不亡猶漢書賈山傳曰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是可證忘爲亡之段字矣大玄交

次四曰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然則利公室不亡言利公室不絕也令聞不亡言令聞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蓼蕭篇壽考不忘凡言不忘者其義竝同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公室之不回

解曰回邪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公室之回與下句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文義一律今涉上句公族之不恭而誤衍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明道本作公室之有回雖勝今本然恐亦後人所改也

輯訓典

解曰輯和也

樾謹按輯之義固爲和然訓典不可言和韋注非也輯與集古字通襄十九年左傳其天下輯睦釋文曰輯本作集詩板篇辭之輯矣新序襍事篇引作辭之集矣師古注漢書每曰輯與集同輯訓典謂集合先代之訓辭及其典禮也周語言隨武子講聚三代之典禮脩執秩以爲晉法卽其事矣

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

解曰欲欲得楚國也懦弱也以諸侯爲弱

樾謹按韋注未得傳意此言令尹之志專在于楚而於諸侯之事少偷懦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正與此文大旨相同有欲於

楚少懦於諸侯卽所謂將有大志不在病我也下文曰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解曰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此亦未得傳意致之言至也極也言求治之而已不深求也故又曰其爲人也剛而尙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蓋不逃則彼及治之故弗可避逃則彼不及治之卽可免矣此正求治不求致之明驗也

昔先主文子少孎於難

解曰孎猶離也

樾謹按孎之訓離未聞其義孎當讀爲興禮記文王世子篇既興器用幣鄭注曰興當爲孎字之誤也其實興與孎亦聲近而通用襄二十六年左傳孎於勇杜注曰孎動也訓孎爲動卽讀孎爲興矣孎於難謂興起於患難之中也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解曰待猶假也

樾謹按待猶忍也周語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與此文詞異義同蓋留待則有忍耐之意故待猶忍也上文長魚矯旣殺三郤章曰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俟與忍同義則待與忍亦同義矣

沈竈産竈民無畔意

解曰沈竈縣釜而炊也産竈竈生於竈也

樾謹按縣釜而炊謂之沈竈於義未安沈當讀爲煁沈從尤聲煁從甚聲兩聲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天

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媅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矣詩白華篇卬烘于媅毛傳曰媅炪竈也爾雅釋言媅炪也郭注曰今之三隅竈沈竈生竈謂城中媅竈皆生蝦蟆也因段沈爲之讀者遂失其義矣鄭禪諶字竈諶卽媅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禪湛湛亦媅之段字漢書每以湛爲沈字師古注輒曰湛讀曰沈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也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是沈湛古同字以沈爲媅猶以湛爲媅矣

收經入鄭語

解曰經常也

樾謹按此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自十至姟皆數名也韋訓經爲常失之矣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正與國語文合又楚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畧數以奉之義亦同此

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解曰九畡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樾謹按此文有闕誤當云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以食兆民收經入以食萬官故韋氏引楚語以解之若如今本則與楚語不合韋不當無說矣且民之數曰兆而田之數曰畡正一夫

百畝之制田之數曰畮而王所取之數曰經正廿而取一之制可知此文之誤矣

味一無果

解曰果美也

樾謹按果之訓美未聞其義果當訓爲成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引繆協曰果成也又文選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許愼淮南子注曰果成也五味合然後可食若止此一味則不成味矣故曰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

解曰講論校也

樾謹按物一不講甚爲無義講當讀爲構講與構竝從冓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僖十五年左傳注則講虛而不經釋文曰講本又作構是其證也詩四月篇我日構禍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是構有合集之義物一不構謂物一則不合集也

明昭利以道之文楚語

解曰昭明也

樾謹按昭訓爲明則明昭利爲明明利矣殆非也昭當讀爲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又管蔡世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是昭招古通用也明招利以道之文與下句明除害以道之武正相對成義廣雅釋詁曰除去也釋言曰招來也招利謂招而來之除害謂除而去之若以本字讀之

之失其旨矣

舉國留之

解曰留治之

樾謹按留當讀爲摎詩斯干篇椓之橐橐鄭箋曰椓謂摎土也正義曰摎者以手平物之名靈王爲章華之臺國人皆爲之摎土故曰舉國摎之作留者省偏旁耳

是知天咈安知民則

解曰咈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

樾謹按咈與則竝語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咈與只同是也然王氏知咈爲語辭而不知則爲語辭故其說猶未盡今按則亦與只同是知天只安知民則猶言是知天只安知民

只楚辭大招篇每句末皆用只字蓋楚語然也咈與則古通用賈子連語篇牆薄咈亟壞繒薄咈亟裂器薄咈亟毀酒薄咈亟酸新序禍事篇咈竝作則是其證也咈可讀爲只故則亦可讀爲只矣其下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但言知民不言知民則可見則爲語辭矣下文昭王問於觀射父章神狎民則則亦與只同神狎民只謂神與民狎也注曰則法也亦失之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解曰御進也

樾謹按如韋解則訓與御異義矣御當讀爲語語從吾聲與御聲相近說文金部鋙或作鋙是其例也釋名釋言語曰御

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是御與語聲近義通訓御卽訓語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語之猶上文曰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春秋桓十四年經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語之通作御猶語之通作禦矣

接誠拔取以獻具

解曰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樾謹按接誠上有闕文接誠與獻具相對疑當作口口以接誠注曰接誠於神也與獻其備物也相對句上亦有闕文其闕幾字亦不可知矣

道其順辭

樾謹按順與訓古字通道其順辭卽道其訓辭下文王孫圉聘於晉章曰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正與此同義

妗其讒慝

解曰妗覆也

樾謹按妗之訓覆其義未聞妗當讀爲扲說文手部扲刮也字又作矾周易豫六二釋文引鄭注矾謂磨矾也扲其讒慝正取磨刮之義作妗者叚字耳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解曰慍怒也

樾謹按慍當讀爲蘊民心之蘊承上文蓄怨滋厚而言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杜注曰蘊積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下云若防大川潰而所犯必多惟其蘊

積於心故以防川爲喻也慍蘊同聲古字通用禮記檀弓篇釋文引庾皇曰慍積也慍之訓積卽讀爲蘊矣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解曰崇終也替廢也

樾謹按韋解崇字未得其旨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業辭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耳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

解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樾謹按龜所以示人吉凶不當言取法注義非也憲當讀爲顯詩假樂篇顯顯令德禮記中庸篇作憲憲令德是顯憲古通用爾雅釋詁顯見也廣雅釋詁顯明也龜足以明見善惡故曰顯臧否

夫盈而不傾慊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

解曰壽保也

樾謹按壽當讀爲壔說文土部壔保也經傳卽以保爲之禮記檀弓篇說文引保作壔保者月令篇四鄙入保皆是也然則以壔爲保猶以保爲壔矣國語原文本作臣能自壔也隸變作壽壔又省作壽古字亡而古義亦晦矣

思舊怨以脩其心

解曰脩其報讎之心

樾謹按脩者勉也淮南子脩務篇高注訓脩爲勉是也思舊怨以脩其心言思舊怨以勉勵其心也魯語吾冀而朝夕脩

我楚語必交脩余竝與此脩字同義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吳語

解曰言天王尊之以名

檮謹按天王猶大王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尚書多士篇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天邑與大邑文異而義同此傳越人稱吳爲天王至戰國時無不稱大王者天王與大王亦文異而義同然則春秋書天王其義亦如此而已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

解曰孤棄也

檮謹按心棄句踐與下句不屬卽連上文讀之義亦未安聿

解非也孤之言顧也釋名釋親屬曰孤顧也是孤有顧義詩那篇顧予烝嘗鄭箋曰顧念也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言天王親趨玉趾本將治越之罪因顧念句踐而又宥赦之也

使寇令焉

解曰若禦寇之號令

檮謹按聿来解使字則此句文義未明爾雅釋詁曰使從也廣雅釋詁曰從使也是從與使義通使寇令焉卽從寇令焉謂從禦寇之令也史記竈策傳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使令卽從令正可證明此文之義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解曰拂絕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咈違也字通作拂周易頤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釋文曰拂違也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禮記大學篇是謂拂人之性其義竝同而無拂吾慮者而卽爾字蓋吳王欲許越成而懼大夫之不從故先戒之曰爾無拂吾之計慮也韋解失之

遵汶之上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

解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

樾謹按韋解似未得左右二字之義此左右二字卽承上句遵字而言謂遵循汶水而行不敢左右迤裹以犯獵齊地也

挾經秉枹

解曰在掖曰挾經兵書也

樾謹按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經當讀爲莖謂劍莖也考工記桃氏曰以其臘廣爲之莖圍注曰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元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此云挾莖正謂此矣作經者叚字耳韋不達叚借之旨望文生訓失之

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

解曰元善也

樾謹按以沒元身甚爲無義元疑元字之誤元古文其字蓋言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也集韵曰其古作元元與元相似因而致誤

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

解曰言從我而戰

檮謹按上文曰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然則吳從我戰乃意中之事何以云若事幸而從我乎吳從我戰我又安能遂踐其地韋注非也今按上我字乃衍文國語原文本云若事幸而從句我遂踐其地廣雅釋詁曰從就也事幸而從者事幸而就也晉語曰今日之事幸而集韋注曰集成也幸而從與幸而集義同此言吳王不待遠兵之至而以國中之兵與我戰我若幸而戰勝則我可遂踐其地也因涉下句而衍我字韋以從我而戰釋之失其旨矣

夫吳亘國也

解曰亘善也

檮謹按亘國者大國也凡有善義者卽有大義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爾雅釋詁介訓大亦訓善廣雅釋詁隹訓善亦訓大然則亘之本義爲善其引申義爲大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一有元亘鄭注曰元大也亘善也不知元爲大亦爲善亘爲善亦爲大其義互通

王曰無是貳言也越語

解曰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

檮謹按韋讀無是貳言也五字爲句猶言無此二語也殊非古人語意此當以無字爲句王曰無乃不然之辭襄九年左傳姜曰亡杜注曰亡猶無也與此正同是貳言也謂是乃疑貳之言也王欲伐吳而范蠡力言不可故以爲疑貳之言其

下曰吾已斷之矣正明已之不疑也

卑辭尊禮

解曰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

樾謹按此尊字與下文尊之以名之尊兩字異義下尊字讀如本字此尊字當讀如曲禮恭敬撙節之撙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章懷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此尊讀如撙之明證也說文無撙字刀部剸減也疑卽其本字古多以尊爲之又或以繜與僔爲之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繜細以畏事人楊注曰繜與撙同細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又仲尼篇恭敬而僔注曰僔與撙同卑退也卑辭尊禮謂卑約其辭撙節其禮也卑與撙同義而非對文辭也禮也皆在已者故曰卑曰撙名則在人者故曰尊不達段借之旨而混同之失其解矣

襍受其刑

解曰襍猶俱也

樾謹按襍訓爲俱於義迂曲襍者帀也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襍高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帀也說苑脩文篇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襍爲帀說文帀部帀周也周帀則有反復之義大玄有周首以象復卦范望注曰周復也然則帀亦復也帀受其刑者復受其刑也猶上文言反受其殃也

天有還形

解曰還反也形體也

檡謹按形當讀爲刑言天必反而刑之也上文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此文曰得時弗成天有還刑其義正同還猶反也刑猶殃也作形者段字耳古形刑通用不可勝舉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解曰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檡謹按封疆非鬼神所能正韋注非是正猶聽也周官夏官序官曰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曰正猶聽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猶言鬼神與聞此誓也

長沙王 先謙 善化劉 鐸 校